

中 華 文 庫

民 衆 教 育 第 一 集

事 故 事

第 一 冊

呂 伯 攸 編

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858.8

6022

1:1



(14027)

故

第一冊

畚箕橋

在安徽歙縣城裏，最繁盛的地方，有一座高大的石橋，據說，在這座橋上，本來題着一個橋名，叫做「成仙橋」。可是，現在一般歙縣人，都稱牠為「畚箕橋」了。

依我們想像起來，這座石橋的形狀，一定是像一隻畚箕；或者是造這座石橋的時候，一隻搬石塊的畚箕，顯過甚麼靈。但是，事實上卻全不是這樣的。

原來，在前清康熙年間，歙縣城裏，有一個編製竹畚箕的工匠，名字叫做鄭成仙。

鄭成仙所編製的畚箕，非但品質很堅固，而且價錢又十分便

宜，因此，離城數十里方圓各村莊的農家，都不惜趕上幾里路，特地跑進城裏向他買畚箕。

那時候，當然還沒有建築起這座石橋。這地方，土名叫做坤沙，前面有一條小河，河上只架着一條狹窄的木橋，以便讓來往的行人過渡。

這樣一年年的過去，這條木橋漸漸地朽爛了，走在橋上，一搖一搖的很是可怕。每個過橋的人，雖然都感覺到非常危險，可是，從來沒有人說過一句：該把牠修理一下了。

有一天，那個畚箕匠鄭成仙，挑了一擔新編製好的畚箕，打算到河對岸去出賣。當他從這座木橋上經過時，齊巧橋上的爛木頭，有一根折斷了，成仙一個不小心，一腳踏在那根折斷的木頭上，頓時站立不穩，差一點兒便會跌進河裏。幸虧，他身手敏

捷，連忙跨上了一步，總算避免了一場災禍。

他過了河，一邊走着，一邊在想：『真是好險啊！——今天，我雖然沒有跌進河裏，可是，看樣子，這座木橋，不久就會完全坍塌的，那時候要是正有人走在橋上，即使是會泅水的，也得吃一番痛苦；如果是不識水性的，那不是就要溺死了嗎？』他想到這裏，覺得這件事，有關人命，非常重要。而且，自己不知道，倒也罷了。現在既然親身經歷過了，要是再讓牠留在那裏害人，在良心上，總有些說不過去。

從這天開始，成仙便立下一個志願；無論如何，必定要憑自己的能力，把這座朽爛了的木橋，改造一座堅固的石橋。

這個消息，漸漸地傳揚開去，附近一帶的人，都聽到了，他們在背後譏笑他說：『多少有錢的富翁，有勢力的闊人，都不願

擔任這件重大的工作，鄭成仙不過是個賣畚箕的窮光蛋，他憑甚麼誇這大口？……也許，他想藉此募點捐，發一票財吧！」

這種含着侮辱的話，本來可使一個熱心人立刻灰心的，但是，成仙全不理會他們，他只是堅決地相信自己，一定會完成這壯舉。他一聲不響地，在每天賣去畚箕所賺得的錢中，提出一部分來，儲蓄在一個瓦罇裏。等到一個瓦罇裝滿了，就把牠埋在後園裏，另外再找一個瓦罇來，繼續儲蓄。這件事，他做得非常秘密，竟連他自己家裏的人，也沒有一個知道的。

一年過了又一年，成仙積藏着的錢，也一罇一罇地跟着歲月增加起來了。但是，他的景況，依舊是十分困苦，有時候他的妻兒，因為缺少衣食，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的，成仙幾次忍耐不住，要想把埋在地下的瓦罇，掘出幾個來救急。但是，他想到那座朽

爛的木橋，彷彿看見一個個的可憐人，都從橋上跌下來，跌進河裏去了。他心裏一陣酸，就不想再去發掘那些地下的瓦礫了。

直到成仙七十歲那年，依他自己估計起來，埋藏在地下的錢，已經足夠建造一座大石橋了。在他生日那天，便把他的親友、鄰居，一齊邀請了來，對他們說道：「今天，是我七十歲的生日。諸位一定看得出，我是非常高興的。但是，我的高興，並不是爲了我活得這麼長壽，卻是爲了大家一向以爲我說的大話，現在馬上可以實現了。——老實告訴你們，我已經有了一筆建造一座大石橋的款項了。」

大家聽了他的話，表面上雖然不好說甚麼，可是，每個人的心裏，卻都在替他擔心，暗想這窮老頭子的瘋病，越發越厲害了；照這樣子，將來一定會瘋死呢！

可是，成仙卻非常嚴肅地帶領了親友和鄰居們，走進了後園裏，親手把一鏟鏟的積蓄掘了出來。並且揭開了鏟子蓋，讓他們瞧個明白。他笑嘻嘻地問他們道：『有了這許多錢，夠不夠建造一座石橋呢？』

這是出於親友鄰居們意料以外的，立刻，他們把剛才的譏笑變成了真心的欽佩，他們都說：『夠了，夠了！』

就在這一天，成仙親自去買石料，雇工匠，在那河邊動起工來。不上幾個月，那條朽爛了的木橋，已經變成一座高大的石橋。每天往往來來的行人，便可以大膽放心的渡過河去。

歙縣城裏的居民，爲了要紀念鄭成仙，就在這座石橋上，題了「成仙橋」三個字。但是，成仙卻說：『我不過是賣畚箕的窮人，怎麼可以拿我的名字作爲橋名？不過，這座橋的成功，完全

是靠着我賣畚箕得來的錢；爲了要使後人知道：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」，不如就喊他「畚箕橋」罷！」

直到現在，歙縣城裏的人，以及附近的人，都喊這座橋爲「畚箕橋」。

興學的乞丐武訓

乞丐是最沒有生活能力的，他自己還顧不了自己，怎麼能興學呢？所以，這位武訓先生，真是值得我們尊敬的。

武訓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，生於前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（公歷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五日）。他父親本是一個種田人，家裏除了他的母親以外，還有三個哥哥，三個姊姊。他最小，排行第七，所以人家也有稱他爲武七的。

在武訓五歲那一年，他的父親就病死了。那時候，齊巧逢到荒年，他的兩個哥哥，逃荒到別地方去了；還有一個哥哥卻生病死了；三個姊姊呢，爲了要減少家裏吃飯的人，便由他母親作主，草草地出了嫁。可是，過了兩年，武訓剛七歲，他的母親又拋棄了他，死了。

武訓只得跟着他的伯母過活，直到他十五歲，因爲他的伯母光景也不好，他不忍再打攪她，便辭別了貧苦的伯母，獨個兒跑到館陶縣薛家店張姓家去當長工。當時雙方訂定：每年給他六吊錢工錢。他這樣勤勤懇懇地替張家做了三年工，忽然得到了伯母生病的消息，他便向張家主人請了幾天假，並且要支取一點工錢，趕回去探望伯母。那知那姓張的，突然變了臉，說他的工錢早已支取完了；並且拿出一本假造的賬簿來給他瞧。武訓從來沒

有讀過書，那裏會認識字，只得隨那姓張的主人擺佈。終於，他便帶着一雙空手，回到伯母家裏去。

不久，伯母病好了，他又到他姨父家裏打雜，每天雖然工作很忙，卻從來沒給過他一個零用錢。直到年底，武訓要回到伯母那裏去過年，姨父才給了他一張值五千個錢的票子。那知，他到錢店裏去兌現時，他們對他說：「票子上的數目，只有一千個錢。」

武訓受了這兩次欺騙，心裏很氣憤，但是，經他仔細想一想：爲甚麼會上他們的當呢？就是因爲自己不識字，所以連那賬簿和錢票，全看不懂。連帶地他又想着：世界上還有多少像他一樣不認識字的人，不知道怎樣在受人家的欺侮？於是，他便決定：將來一定要興辦幾個學校，讓窮人的孩子，都有書可讀。

他爲了要積起一點錢來，與辦這樁大事，曾經替磨坊裏去推過磨，他在推磨的時候，總是這樣唱着：

『推磨，推磨，

一斗麥子六十個；

管推不管羅，（節的意思）

看我好好修義學。』

有時候，他又幫着農家耕田，嘴裏卻又是不停地唱着：

『給我錢，我耕田，

修個義學不煩難。』

武訓給人工作，雖然有報酬可得，可是，他自己總是捨不得用，把他一個個積存起來。所以，他身上衣衫破爛，甚至常常透出一股臭氣。一般人都瞧他不起，便給他取了一個綽號，叫做

『豆沫兒』。豆沫兒，是做豆腐剩下的汁水，又髒又臭，又沒有一點兒用處。他們這樣喊着，漸漸地，他那「武訓」的真姓名，竟被忘記了。每當他遠遠地走過來時，誰都喊着『豆沫兒來了，豆沫兒來了！』

武訓變成了『豆沫兒』以後，人家更瞧他不起了，因此，他要想找一點工作做，真是千難萬難。最後，他便帶了他僅有的財產——一隻布袋，一隻銅勺，到各處村莊裏去沿門求乞。在行乞的時候，他常常唱着幾個歌：

(一)

「做活受人欺，不如討飯隨自己；
別看我討飯，早晚修個義學院。」

(二)

「我要飯，你行善，修個義學你看看。」

(三)

「不強要，不強化；

不用害怕！

俺化緣，你行善，

大家修個義學院。」

不論人家給他甚麼，他都高高興興地用銅勺接受了，藏在布袋裏。壞的，他自己吃；好的，拿去賣給人家。他又唱歌道：

「菜根芋尾吃得飽，修個義學頂頂好；

不用水，不用火，修個義學就是我。」

武訓爲了要引起別人的注意，老是把頭髮留着一個桃子形；

有時留在左邊，有時留在右邊，他又唱着歌道：

「這邊刺，那邊留，修個義學不用愁。

這邊留，那邊刺，修個義學不費力。」

有時候，他在地上豎蜻蜓給人家看，讓人家高興起來，多多地丟幾個錢給他。他唱的歌是：

「豎一個，一個錢；

豎十個，十個錢，

豎得多，錢也多，

誰說不能修義學？」

有時候在地上「爬烏龜」給人家看，他唱的歌是：

「爬一遭，一吊錢；

爬十遭，十吊錢；

十吊錢，修個義學也不難。」

武訓除了討飯以外，同時也拾取路上的廢物；他看見人家丟掉的斷線頭，總要把牠收集起來，藏在布袋裏。逢到天雨，不能出去討飯，他就拿出這些斷線頭，一絲一縷地結起來，有的結成一根長線，有的纏作一個線球，關於這種工作，他也有首歌兒：

「結線頭，纏線蛋，

修個義學在早晚；

纏線蛋，結線頭，

要個義學我來修。」

的確，他結成的線頭，纏成的線蛋，全拿去換了錢來，預備作興建義學的用途。他的錢越積越多，便親自上進進士和楊舉人

的門，請他們代爲保管。他們不明白他的用意，都不肯答應，武訓便跪在他們面前，接連三天三夜不起來，到底感動了他們，允許了他的請求。

經過武訓三十年不斷的努力，他的錢已經積到一個相當的數目了。便於光緒十二年的冬天，決定在堂邑柳林鎮東門外買了一塊土地，建造了一所義學。這所義學，共有高大瓦屋二十餘間，武訓在建築期間，親自到各處去購買土木磚瓦材料，親自督工，有時候，竟忙得連飯也不吃，嘴裏還是不住地唱着歌：

「我積錢，我買田，修個義學爲貧寒。」

義學的房子建築好了，他便開始打聽有學問有道德的人。打聽到了，又親自登門去請他當老師。要是被請的人不答應，他就跪下來向他磕頭，一定要答應了他才罷。他與辦的第一個義學

院，取名叫做「崇賢義塾」。這種義塾，一切費用，都由武訓擔任，窮苦的學生進義塾讀書的，不論學費書籍費，一律不取分文。

武訓雖然不懂得辦學的方法，但是，他認定做人最要緊的，便是一個「勤」字。所以，義學開學以後，他在每天早晨，必定要去巡視一周。他有時看到老師還睡着不起來，便走進臥室，恭恭敬敬地去跪在他床前，流着眼淚對他說：「老師，學生們正等着你去上課呢！」老師感到了慚愧，以後便不敢再遲遲的起身了。

義學裏的學生們要是不肯用心讀書的，武訓也用「跪」的方法來規勸他們。至於遇到了勤於教學的老師，或是勤於攻讀的學生，他的致謝和獎勵，也只是一個「跪」字。

武訓把義學的一切，完全付託給別人，他自己仍舊繼續幹他

的討飯生活，預備再興辦第二個義學院。

果然，這樣經過了幾年，他又積蓄了一大筆錢，又在館陶縣的楊二莊地方，興辦了一個「鴉莊義塾」。

武訓並不因為興辦了這兩個義塾便覺得滿足了，他一年到頭，還是東奔西走，辛辛苦苦地到各處去討飯。最後，他討飯討到臨清縣，有一個住在鈔關街的紳士，叫做施善政的，知道武訓是個興學的義丐，便留他住宿在家裏。

爲了施善政的看重他，那時的山東巡撫張曜，便把武訓請到衙門裏去，給了他一本蓋上巡撫印章的化緣簿，叫他到各富戶家去募化。這一來，他的錢來得比較容易了，不久，就在臨清縣的御史巷地方，又興辦了一個義學院，稱爲「史巷義塾」。

一般人眼看著武訓已經活到五十三歲，可是，一直還是孤苦

伶仃，於是，便有人勸他娶妻生子，連山東巡撫張曜，也拿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的話勸誡他，但是，他還是唱他的歌：

「不要老婆，

不要孩；

專修義學作生涯！」

又唱：

「人生七十古來稀

五十三歲不娶妻；

親戚朋友斷個淨，

臨死落個義學症。」

光緒二十二年（公元一八九六年）四月，武訓回到臨清縣，終於因爲三十多年的積勞，而且平時又沒有好的營養，所以突然

患起病來。他住在史巷義學裏，在病勢沉重的時候，只要一聽到學生們的讀書聲，便把一切痛苦都忘記了。

到了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早晨，他就十分滿意地含笑死去了。

武訓雖然沒有妻子、兒女，但是，堂邑、館陶、臨清三縣的紳董，全體替他扶喪。還有受過他好處的，和三個義學院的學生們，一共一萬多人，都足披麻戴孝的給他送葬。經過各縣的縣官，也都有輓額輓聯弔奠他。

清政府經山東巡撫張曜的奏請，准許把他的神主供在「鄉賢祠」裏，另外還替他建了一個「忠義專祠」。國史館又給他立傳，使他的事蹟，永遠留在後世。

別以為武訓是個小乞丐，試問：誰能夠及得他那麼的光榮？

苦和樂

從前，有一家姓尹的人家，靠着祖上的遺產過活。光是田產一項，幾乎全個村子裏所有的，都屬於他們的。爲了田產既然這麼的多，當然必須雇用許多工人來替他耕種。

那位姓尹的田主，一心一意只在田裏打算盤，他希望田裏的產量增多，便逼迫那批工人，加緊工作。

其中有一個工人，年紀已經很老了，頭髮雪白，牙齒脫落，走起路來，踉踉蹌蹌地，精力實在衰弱極了。照理，主人應該特別看顧他，讓他少做一點工才是。可是，因爲那姓尹的田主，生性非常刻薄，所以，無論如何也不肯放過他，還是像那批年青工人一般，一天到晚，不容他有一點休息的時間。

這個老年工人爲了要賺錢養家，白天自然只好服從主人的命令，做這樣，幹那樣，拚命地勞動着。可是，一到晚飯吃過，便是他自己的時間了，他上了牀，倒頭便睡，睡得非常的甜蜜，而且，立刻便做起他的好夢來。

他每晚做的夢，都是一式一樣，總是在那裏做國王。他住在一所高大的王宮裏，手下有幾百個人服侍他，真是一呼百諾，尊貴極了。不但穿的是綢緞綾羅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簡直只要心裏想要甚麼，便有甚麼，要怎樣，便能怎樣，除了他，也許世界上沒有更快樂的人了。

可是，天一亮，他醒過來，仍舊躺在破棉被裏，仍舊要掙扎起來，到田裏去做工。他從白天到夜晚，從夜晚到天亮，完全在兩個世界裏做人，同伴們常常看到他一面哼，一面做，勤苦地賣

着力，有時候便要向他探問：對於他自己的生活的發生一些甚麼感想。他便把每晚做夢的事告訴同伴們，並且說：「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，至多不過一百年，一半在白天過，一半在夜裏過。我過白天這段時間，雖然一刻不停地工作，工作得辛苦極了，但是，到了夜裏，我立刻變成了一國之王，快樂也可算得快樂極了。這般看來，我在一天中，苦樂各佔一半，還有甚麼不滿意的？」

至於他的那位田主呢，照我們想起來，當然只有快樂，不會有痛苦的了。但是，事實却並不這樣。因為，他一天到晚，心裏老是在盤算着：怎樣才能使田裏多收一點穀子？怎樣才能使作物多賣一點錢？怎樣才能發一筆大財？……他腦子裏裝着一連串的「怎樣，怎樣」，雖然不看見他勞動，可是，他心裏盤算得太厲害，一刻也不得安寧，因此，一躺到床上，總是不大睡得熟。好

容易，睡熟了，他也會做起夢來。不過，他做的夢，不是好夢，却是苦夢。他每夜在夢裏，老是替人家做着工，這邊呼來，那邊喊去，有時候，還得挨打受罵，常常從夢中痛哭醒來。

他在白天雖然享盡了福，一到天色快黑下來，便得擔起心事來了；深怕從快樂中，又要跌進痛苦的海裏去。

他實在受不了這種苦楚，有一天，便問那個年老的長工，他說：『我看你白天工作得太苦了，夜裏，你在夢中也這樣的吃苦嗎？』

那老長工便把自己每天在夢裏做國王的事告訴了他。並且說：『我想，一個人應該有苦有樂的，我白天雖然吃苦，但是，我從不偷懶，每天總是把我應做的事做得很好，心裏一點沒有別的念頭，所以，睡下去便做起快樂的夢來。你，也許因為白天快

樂過度了，夜裏自然該吃點苦才對！不然，有的人日夜都吃苦，有的人日夜都快樂，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嗎？」

「那麼要怎樣才能使我不會做這種痛苦的夢呢？」姓尹的田主問。

「那不是很容易嗎？你只要能在白天跟我們在田裏工作，工作得越苦，夜裏做起夢來，一定也能夠得到快樂了！」老長工教了他一個祕訣。

從這天起，姓尹的田主，果真下田去和工人們一同耕種，直做到精疲力盡才罷。他每夜躺在床上，立刻就呼呼地睡熟，一覺睡到天亮，雖然沒有像那個老長工一般，夜夜做國王，可也不再作那痛苦的夢。